



成长中的诗意呵护

读儿童小说《紫云英合唱团》有感

吴洲星的儿童文学创作扎根于乡村儿童现实生活，聚焦乡村儿童的心灵成长。从《碗灯》里的男孩小碗、女孩灯儿到《宝桃的村庄》中的宝桃，从《鸭背上的家》里的草生到《船上》里的常坡儿，他致力于塑造纯真善良而又个性鲜明的乡村儿童群像。作者怀抱对故乡的深深眷恋，以绵柔、婉约的诗性叙事，构筑起一个温暖而辽阔的乡土精神家园。他的新作《紫云英合唱团》也是一部书写乡土现实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小说讲述了一群乡村留守儿童在程小雨老师的带领下，组建了一支乡村童声合唱团即“紫云英合唱团”，用音乐治愈童年、温暖童心，书写了乡村儿童自然生长的蓬勃、昂扬的生命力和催人奋进的梦想。

《紫云英合唱团》采取的是以人物心理变化为基本叙事线索来串联全篇的诗性叙事结构。作品用六首儿歌作为每章的引子，进而结构起整部作品。如果说“春天在哪里”“乘着歌声的翅膀”奏响的是对乡村儿童敏感心灵的温柔抚慰，“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我不是随便的花朵”则是孩子穿越现实迷雾的细语与呼喊。于是追逐梦想的“红蜻蜓”在交织烦恼的成长中起飞，最终在“梨花又开放”中解开彼此内心的郁结，治愈了成长的伤口，回归了友爱的怀抱。

作品通过充分吸收诗歌的意蕴、情趣、境界等内在精神完成叙事结构的转换，以人物心理和情绪变化为基本叙事线索贯穿全篇。小说故事情节在每首儿歌出现时渐次推进，形成富有张力和诗性的叙事结构，情感逐渐加深，着力展现出紫云英合唱团组建前后人物的情绪波动。同时，借用美妙歌声的反复萦回，穿插讲述合唱团对孩子们内心世界的改变，突出描写几个性格各异的乡村儿童在程小雨老师用爱和音乐的引导之下最终走出心灵的困顿和精神的怅惘。借用紫云英、木槿花、梨花这些意象精心布景，作品呈现出诗的意境之美，取得一种别具韵味的审美效果。

在小说里，毛豆聪明、机灵又能干。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因为程小雨老师倾向选择赵吉羊担任合唱团领唱，毛豆感到十分伤心，赌气要退出合唱团，偏偏嗓子又突然变声，越发感到沮丧。这时程小雨老师前来家访，师生敞开心扉，毛豆感动而泣，但还不忘对老师说了一句：“放心吧，谁让咱俩是铁哥们呢。”这是一个善解人意、率真可爱的儿童形象。如果说，毛豆是一个生活在有爱家庭环境中的幸运儿，那么他的几个小伙伴缺乏这样的运气。不论是一天之内跟同学打三次架的陈大力，还是揣着三个馒头离家出走希望引起母亲关心的黄小灵，抑或是在学校里羞涩、腼腆的赵吉羊，他们都处在生活与心灵的困顿之中。

小说中有两处写到程小雨老师在寝室里请吃面条的场景，一次是鲁莽、憨厚的陈大力饥肠辘辘吃的，另一次是黄小灵主动讲起自己想过生日。可以

说，程小雨老师的适时出现，犹如一缕温暖的阳光，唤醒孩子们干渴已久的心灵。在小说中，敏感、自卑的赵吉羊总是游离在集体边缘，几乎被周围的人忽视。可在家里的他表现出的是另一个不同的形象。他在羊圈里为患病的妈妈栽种木槿花，用自己美妙的歌喉陪伴妈妈，只想让妈妈的心情好一点。“六一”演出那天，他站在礼堂台上激动地注视着妈妈，用情地唱着，当看到妈妈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热泪盈眶。在作者的笔下，一个善良、懂事的美好儿童形象呼之欲出。

《紫云英合唱团》的语言清新质朴，细腻温婉，同时韵味悠长，凸显小说语言的诗意化特点，让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审美艺术价值。很大程度上，这归功于作者将音乐艺术充分融合在小说叙述之中，使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音乐美和画面感。

小说全篇通过音乐旋律中的回环与复沓，推动小说情节发展。同时，在文本内部的叙事场景当中，对诗性的声音亦不乏精彩描摹。比如在叙述程小雨老师在无意中发发现吉羊的唱歌天赋时，作者写道：“初夏，岸堤的芦苇长成了大片浓密的绿墙，隔着茂密的芦苇丛，能听见青蛙的叫声、昆虫的鸣唱，以及不远处像细雨一样的蝉鸣。”“风吹过河面，带来了许多气息：河水的气息、沼泽的气息、芦苇的清香。还有一个男孩略带忧伤的歌声……”“在充满了蛙声、蝉声和昆虫叫声的河面上，男孩干净略带稚嫩的声音就像一弯纯黄的月亮出现了，给热闹喧嚣的河面增添了一丝纯净的气息。”作者在此处匠心独运地设置了一种声音的背景，蛙声、虫鸣、蝉鸣、歌声，这些声音交织汇集，通过婉转、迂回的音乐节奏，衬托出环境的自然纯净，营造出唯美的情调，恰到好处地烘托出人性的善良与美好，同时也让一个深陷心灵和精神困顿的乡村儿童形象跃然纸上。

对色彩点染的成功运用，是这篇小说语言的又一特点。作者准确捕捉人物的情绪和感悟，从而赋予作品一种视觉性的审美效果。比如，“傍晚，校园安静下来了。黄昏时的太阳就像一坛被打翻的金色蜂蜜，纯净的蜂蜜一丝丝从天上流淌下来，淌到屋顶上，屋檐镶上了一道金边；流淌到梧桐树上，梧桐树长出了一树的金币；流淌到教室的窗玻璃上，每一间教室的窗子像镶上了铜镜子，变得亮闪闪的。”“金色蜂蜜一样的夕阳流淌在他的身上，包裹了他的全身，小小的身影像琥珀一样凝重。”这两处文字中鲜明的写意色彩构成诗性的图画，营造出极强的视觉效果，人物满腹心事，可谓一览无余，含蓄而生动地勾勒出赵吉羊此时的心情图景，令人印象深刻。

小说结尾处写道：“当四个小伙伴勾肩搭背地往音乐教室走的时候，背影像极了田野里在春风中摇曳的四朵紫云英。”可以说，这是新时代千万个乡村孩子诗意童年美好成长的写照。他们头顶梦想的星光，在广阔的乡野大地上尽情绽放童年的华彩。从这个意义上说，《紫云英合唱团》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儿童的精神面貌，亦是积极书写乡村振兴、践行乡村美育的一次有意义的叙事探索。 选自《学习强国》



缀满诗情的文化拼图

——读《杜甫和草堂》札记

杜甫草堂是诗圣杜甫晚年流寓成都时的栖身居所，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著名作家赵丽宏所著的《杜甫和草堂》，以追缅的情怀去穿越遥远的时空，沿着草堂、望江楼、望丛祠、王建墓、罨画池等文化古迹，一路跋山涉水，深情回忆了杜甫、薛涛、陆游、苏东坡等文化名人的艺术人生，深入剖析了他们独特的精神世界，让人沉醉其间，气韵生动的中国诗词之美亦跃然于纸上。

公元759年冬天，杜甫为躲避“安史之乱”，携家由陇右入蜀。次年春，在一众亲朋好友的帮助下，于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筑茅屋而居。杜甫在此居住了将近4年，写下了240多首诗篇，其中就包括《春夜喜雨》《江畔独步寻花》《蜀相》《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从诗中不难看出，诗人当时的生活虽然清贫，却是比较安宁、闲适的，毕竟在饱经战乱之苦后，总算有了一个喘息之处，这使他聊感欣慰。然而，他始终不能忘怀现实，为苍生社稷呼喊。后来杜甫离开成都，继续他颠沛流离的生活，草堂也不复存在。直到五代时，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开始重建茅屋使之得以保存。宋、元、明、清代都曾改建修葺。近年又精心修复，成了现在的诗圣故宅。

书中，作者从分析杜甫与草堂之间的情缘入手，由家国到田园，由生活到诗歌，从一个侧面，知微见著地展现了唐朝由盛转衰期的历史性变迁。同时，亦生动呈现出杜甫沉郁顿挫的现实主义写史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说，草堂就是“家”的缩影。千百年来，杜甫草堂几经改建修葺，演变至今日草堂，样式和规模虽各有不同，但情怀依旧，人们对宁静幸福生活的向往，对这位伟大诗人的无比敬慕之情，却始终没有改变。这座“草堂”更像是一个精神坐标巍然挺立在天地之间，激荡了多少仁人志士爱国忧民的心灵。

时间再回溯到宋朝，有着“文艺通才”之称的苏轼欣然进入到我们的视野。跟着赵丽宏探寻的脚步，循着他意味深长的书写，品味着那些诗意盎然的文字，一同走进这位千古文人的心灵空间。赵丽宏以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为引，勾勒了一幅豪放与婉约兼具的宋词世界。而这位东坡

居士，无疑是宋朝文学的翘楚，他不光诗词了得，而且，其言简意赅的小品文也写得意趣盎然。他的《记承天寺夜游》《秧马歌序》《醉书》《摘菜》都是生活气息浓郁的上乘之作，一字一句，无不凸显出苏轼旷达的真性情。除此，苏轼还擅书画、通天文地理、精园艺、懂农耕、爱烹饪，同时，他对古老的中医亦有较深的研究，这些深厚的学术造诣，为他的文学创作积淀了丰富的养料。尽管苏轼一生坎坷，几次遭贬，但他始终都能保持一颗平和之心，以宠辱不惊的处世态度，安然面对着人生中的遭逢，表现出了一个文人超然脱俗的可贵品质。书中，赵丽宏毫不掩饰地表达出对苏轼的喜爱，称赞他“是一个真正的多面手，是千古不朽的文人。”从苏轼流传至今的华文中，不难发现，这样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生动映照出这位大咖的文学品格和艺术风采，丰姿绰约的宋词、意味隽永的小品文，也把古典文学光彩照人的一面，形神兼备地刻画了出来。

挥别苏轼，怀着一份肃穆来到文化重地崇州，跟上赵丽宏的脚步，一起去拜谒古意森然的罨画池。不期然间，与一颗伟大的诗魂——陆游相逢在这绿树掩映的园林中。罨画池绮丽的自然风光，曾让陆游迷醉，更是他文学艺术上的灵感源泉。无独有偶，和杜甫来到成都草堂一样，自与罨画池结下不解之缘后，时刻关心天下苍生的陆游，便在此挥笔写下了众多华美的诗篇《暮春》《晚步湖上》《秋声》《秋日怀东湖》等，接连从他的笔端喷涌而出；有对四季风光的描绘，有对亲情友情的讴歌，但更多的是托物言志，深切地表达出一个爱国诗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赤子之心。

此外，全书还以诗情勃发的笔触，引领我们登上望江楼，去领略唐朝女诗人薛涛独特的艺术风采；在神游子云亭时，慕名拜访了西汉辞赋家杨雄的故里；于徘徊琴台与慧园之间，畅想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在凭吊永陵古墓之际，一并解读了前蜀石雕艺术。纵横捭阖的文字，勾连着古今，描摹出一幅雄浑阔大的文化拼图。身未动，情已远，就让我们走进《杜甫和草堂》意境深远的天地间，去纵览这拼图的无穷韵味吧……

刘昌宇



《草中鸽》

小说讲述了慕尼黑1948年某一天内发生的一系列琐碎事件，多视角、全景式地刻画了几组来自不同的国家、阶级与种族的小人物在偶然中的交集。他们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各种令人不安的冲突与意外之中，一切寻求意义的努力最终都随着一天的结束以失败告终。作者大胆地运用了意识流与象征手法，通过剖析普通人错综复杂的精神状态，对战后德国混乱虚无的社会状况，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困境进行了冷峻的审视与反思。

作者沃尔夫冈·克彭，德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伤心情事》等。1951年起发表的“战后三部曲”——《草中鸽》《温室》《死于罗马》被公认为战后德语文学经典，奠定了克彭的大师地位。



《二王以外》

书名取自晚清金石学家叶昌炽“二王之外有书，斯可与论书”，此话被后人看作“碑学”与“帖学”分庭抗礼的标志性宣言。清初以来，随着金石学的兴起，从汉隶到楷书的石刻文字书体，被视为古代书法学习的新资源，进入学者、书家等文化精英的视野，甚至成为经典。“碑学”的含义涉及书体的演变，书法观念、趣味的异同等等，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作者采用夹叙夹议的写法，描述代表人物的书法活动，通过揭橥“碑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细节，深化了我们将碑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思考。

作者薛龙春，学者，著有：《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王铎年谱长编》《王铎四题》《黄易朋友往来书札辑考》等。